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七

崑山顧祖禹景范輯著
南昌彭元瑞芸閣校定

錦里龍萬有燮堂校刊

川瀆四

淮水

漢水

禹貢言導九川孟子推禹抑洪水之功則第曰江
淮河漢此四大川者其亘千古而不易乎雖然漢合
於江者也今日之淮又合於河者也陵谷漸移平成
難冀吾又安知河之不獨爲一川而淮且南注於江
乎爲紀淮水

淮水出河南桐栢縣桐栢山

禹貢曰導淮自桐栢淮之源與古不異也或以爲出

自大復或以爲出自胎簪夫大復胎簪之去桐栢也

僅矣何必求勝於古人耶

詳見禹貢山川

東流經信陽州北確山縣南又東歷羅山縣北真陽縣

南

淮水在信陽州城北四十五里魏人所云義陽差近

淮源者也

詳見信陽形勢

淮之北岸卽確山縣境北去縣四

十里東流七十里至羅山縣境南去縣二十里淮之

北岸爲真陽縣境北去縣八十里南北相爭淮流常

爲衿要

又東經息縣南又東經光山縣北

淮水在息縣南五里東流三十里逕光山縣北南去縣八十里自汝潁而問途於江漢者光山其利涉之所矣

又東逕光州之北又東北流經固始縣北

淮水在光州城北六十七里又東北流百四十餘里

而經固始縣北南去縣七十里

唐貞元十三年淮水溢於濠州蓋自縣境

北溢入州界

淮西有事此爲衿要之地蓋自固始而東可

以疾走壽春淮之北岸爲江南潁州之界

又東北經潁州之南又東經霍邱縣北

淮水在潁州城南百三十里又東流十餘里汝水自

河南境流入焉

汝水詳見河南大川

亦謂之淮口淮口南北相

爭時要口也淮之南岸卽霍邱縣界南去縣三十里

又東經潁上縣南又東經壽州之北

淮水在潁上縣南三十里又東三十五里卽東西正

陽鎮也

東正陽屬壽州西正陽屬潁上縣

夾淮據險爲古來之津要

今商旅往來者皆輳集焉潁水亦自河南境流經此

入於淮

潁水詳見河南大川

謂之潁口蓋自北而南者潁口其

必爭之地矣又東六十里至壽州之北南去州城二

十五里肥水自南流入焉

肥水詳見江南大川

謂之肥口

亦曰肥口者淮南之喉吭戰守之樞機也立國於東南壽

州常爲重鎮豈非以肥潁二口濱淮環帶也哉

又東經淮遠縣南又東經鳳陽府北

淮水在懷遠縣南一里流經荆塗兩山之間

荆塗兩山見懷遠縣志

遠縣至縣城東稍折而北渦水亦自河南境流八焉

水

詳見懷遠縣志

謂之渦口亦淮南津要也又東至鳳陽府北

程

記自懷遠縣緣淮而東三十里曰半步濶又二十里曰長淮濶二十里曰十里濶又三十里而至鳳陽府陸行則七十

里而至矣

南至府城十里濠州向爲淮南重鎮蓋

以長淮爲屏障也

又東北經臨淮縣北又東北經五河縣南

淮水自鳳陽府而東又折而北又二十餘里而經臨

淮縣城北稍東曰新河口濠水自南流入焉

濠水詳見鳳陽

府

謂之濠口又東北八十里而經五河縣城東南一

里有會河沱河漂河潼河自縣西北次第流入焉

俱見

五河縣

與淮爲五河因謂之五河口也

五河父會之處在縣城東二里

又東逕泗州城南盱眙縣北

淮水在泗州城南一里淮之南岸去盱眙縣城北二

里兩城相距凡七里自昔爲淮流衿束之處戰守所

必資也汴水自河南境流經泗州城東而合於淮

汴水詳河

南大川

亦謂之汴口宋時以此爲漕運要衝今惟涓流

可辨耳由泗州而東三十里龜山峙焉

山見盱眙縣

淮流

至此乃盤折而北又二十餘里而洪澤旱陵泥墊萬

家諸湖環漚於淮之東岸淮水漲溢恒在於此泗州

逼淮而地下故侵陵之患每不能免也

唐志貞元八年淮水溢沒

泗州城又宋志開寶七年淮水溢八泗州城咸平四年復溢天聖四年又溢景祐三年作外堤以衛淮水高三十有三丈自是患稍弭歐陽修云泗州之患莫暴於淮是也元大德十一年淮水溢入南門深七尺餘明正統十二年泗州水患尤劇蓋淮之患未有不首被於泗者

又東北經清河縣南而合於大河

淮水經清河縣南五里泗水自北流八焉

泗水亦名清河許江

南大謂之泗口亦曰清口自古爲南北必爭之地今

黃河奪泗之流乃爲黃淮交會之衝淮之南岸則運

河流入焉所謂清江浦口也

詳見運河

淮河既受黃流之

委輸又爲運渠之灌注勢不能安流以達海矣說者

曰淮河受汝潁肥濠渦浦諸大川及淮南七十二溪

之水以注於海水清流疾恒無壅決之患淮之患自

河合淮始也河自北而來河之身比淮爲高故易以

遏淮淮自西而來淮之勢比清江浦又高

河渠考泗州淮身視

清江浦高一丈有餘自高趨下勢常陡激是也

故易以嚙運然而河不外飽

則淮不中潰惟并流而北其勢盛力且足以刷河淮

却流而南其勢殺河且乘之以潰運矣病淮必至於

病運者莫如河利河卽所以利運者莫如淮黃運兩

河之樞機實自淮握之則今日之治淮乃治河治運
之先務也然則何以治之曰吾亦以淮治淮而已夫
淮之源流於禹貢時未有改也若欲駕其功於神禹
之上則淮不治昔之淮東會於泗沂今之淮東會於
大河會泗沂而治會河則不治者泗沂小於淮河大
於淮也我不能使今日之大河如昔之泗沂乃欲使
今日之淮更不如昔之淮則淮不治然則高厚其隄
防使淮無所旁出修明平水之制使淮不至於漲溢
此陳平江之治淮所以二百年無事者與河渠攷

即治河通考
明劉開藩委

明隆慶四年

淮決於高堰

即高家堰在淮安府西南四十里

河亦決於

崔鎮

見前

漕臣王宗沐修塞之

宗沐決河記云是年淮決高堰河躡淮後

運糧大澗口破寶應黃浦口入射陽湖清口遂淤海口幾爲平陸

萬歷三年高堰復

決於是山陽高寶興鹽諸處悉爲巨浸黃水躡淮之

後濁流西沂浸及鳳泗清口填淤海口亦復阻塞而

漕黃交病矣河臣潘季馴以爲高堰淮揚之門戶而

黃淮之關鍵也欲導河以入海勢必藉淮以刷沙淮

水南決則濁流停滯清口亦湮河必決溢上流水行

平地而邳徐鳳泗不免皆爲巨浸是淮病而黃病黃

病而漕亦病相因之勢也於是築高堰堤長八十里

起自武家墩

在高堰北十餘里

經大小澗

大澗在高堰南十三里又南五里卽

小澗大澗口爲衝決要處築歷阜陵湖湖在堰西南

石堤以護其口長數百丈又周家橋北去高堰四十餘里翟壩在廟家橋南二十餘里爲山

壩長二十五里與高郵陽盱眙接界處或曰周家翟里石工相對周橋翟壩南北金門兩間及西堤四十

以捍淮之東侵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簡張福二口淮

水每從此洩入黃河致淮水力分而清口淤淺且黃

水泛漲亦往往由此倒灌入淮於是并築堤捍之堤在

清口西三里後議者又以束淮太迫於張福堤窪處

黃詔王簡二口置減水二閘淮溢則縱之外出黃溢

則還其內侵王簡口亦曰王家口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於是全淮

畢趨清口會於大河以入海而河與漕俱治蓋高堰

之築始於漢末之陳登修治於明初之陳瑄而復於

季馴云

隆慶四年王宗沐修築高堰與薄無所增加隨卽堤壞至是經理始盡制焉

萬歷

二十一年淮復決於高良澗

在淮安府西南七十里志作九十里

凡二

十一口旋築塞之明年黃水大漲清口沙墊阻遏淮

水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谿之水暴

浸泗州陵州城湮沒是時科臣張仝程言周家橋北

去高堰五十里其支河接草子湖

在寶應縣西

若浚

三十餘里一自金家灣

在揚州府北四十里

入芒稻河

在揚州府東三

十注之江一自子嬰溝

在寶應縣南六十里

入廣洋湖

在寶應縣東南

五十里注之海則淮水洩矣武家墩南距高堰十五里

逼永濟河

在淮安府西一名新河

引水自寄灣開出口

卽新河接運河

之直達涇河

在寶應北四十里

自射陽湖入海則淮之下流

有歸此急救祖陵之議也二十三年淮復決高家堰

高良澗諸處尋築塞之明年河臣楊一魁以黃淮衝

溢乃議分黃導淮闢清口沙七里達淮之經流建武

家墩涇河閘以洩淮之旁溢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

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閘一自岔河

在河南下涇河一

自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及射陽湖

入海猶慮淮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爲患又開高郵

西南之茆塘港

在州西南六十里

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

稻河入江以疏淮漲

一魁所舉行大抵本於企程之說

於是淮患漸

平自是雖時有決溢而培固高堰增置壩閘之外無

所爲治淮長策也兩河議

兩河謂黃淮也見明李河工奏議

一高堰去寶應

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應堤去興化

泰州四高丈許或八九尺有奇去高堰全單三丈有奇

矣昔人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趨者亦因勢而導之

不然淮一南下因三丈餘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

得有淮南數郡縣儼然一都會耶萬歷二十一年淮

漫高堰堤上且數尺周家橋口原自通行又加決焉

決高良澗至七十餘丈南奔之勢若倒海高寶邵伯

諸湖堤一日崩者百十餘處於時泗城亦復灌溢而

所壅之水不過尺許則以淮南之地自高寶而東則
下由邵伯而南則有昂自興鹽以東濱海諸鹽場比
內地亦復昂也泗州之地北高堰爲下與高寶諸州
縣皆若釜底然安能免淮之浸哉雖然淮之浸河阻
之也河之阻未必不仍自淮致之也高堰一帶修守
不嚴奸商鹽販之徒無日不爲盜決計泗州之人味
究利害之源但見高堰增築勢必且遏淮以入泗惟
恐堰之不速潰也淮之旁流日多則淮之正流日弱
於是刷沙無力而黃流益橫清口就淤勢不得不倒
灌淮南決堤堰而敗城郭委運道於茫無畔岸中矣

於此時而議導淮導淮亦治標之一策耳善乎先哲之言曰禦黃如禦敵淮日退則黃日進論者若以導淮爲秘計而不察其爲弱淮之先徵也淮之患安有窮已耶

又東經淮安府城北又東經安東縣南而入於海

淮水自清口而東五十餘里而經淮安府北去城五里而近又東九十里經安東縣城南又東北五十餘里卽海口也黃淮並流勢盛流疾海潮若迎若遏互相回旋其地有四套五套六套之名蓋皆湍激所成也

謂之海套

勢益東北出西岸近海州雲杯關亦謂之雲